

革命春秋

郭沫若

DF51/26

革命春秋

郭沫若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10329

710329

革命春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1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6 $\frac{5}{8}$ 插页4

1979年3月北京第1版 197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 001—100, 000

书号10019·2748

定价1.30元

7751/20
出版说明

本书《革命春秋》是《沫若自传》第三卷。

内收《北伐途次》(作于1936年)、《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它的续篇《脱离蒋介石以后》(1927年)。

还收入《海涛集》中七篇作品,分别作于1928、1947和1948年,以及包括十三篇作品的《归去来》集,写于1933至1937年。另外,还辑收一篇话剧形式的记录《甘愿做炮灰》(作于1937年)。

以上全部作品都经过作者校阅、修订,经作者编入《沫若文集》第八卷。各篇写作年代先后不一,在编排上,是作者结合自传内容排列先后的。

《沫若文集》第八卷出版后,作者又作过一次修订,本书是根据他的修订本刊印的。

目 录

革 命 春 秋 (沫若自传·第三卷)

北伐途次	1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121
脫离蔣介石以后.....	145
海 涛 集	
涂家埠.....	195
南昌之一夜.....	213
流沙.....	227
神泉.....	246
离沪之前.....	256
跨着东海.....	286
我是中国人.....	323
归 去 来	
鷄之归去来.....	356
浪花十日.....	369
东平的眉目.....	390

痼.....	396
大山朴.....	404
达夫的來訪.....	406
断綫风筝.....	415
由日本回来了.....	417
回到上海.....	429
到浦东去來.....	433
前綫归来.....	439
希望不要下雨.....	455
在轟炸中來去.....	458
甘願做炮灰.....	489

北 伐 途 次

(1926——1927)

小 引

在這兒所要敘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軍進攻武昌時的事情。

回顧起來已經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歸了消滅，即使還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环境之下也搜集不起來。我現在只能夠根據着我所參加過的一部分寫出，而且是根據着我的日漸稀薄下去的記憶。因此我這篇文章只能夠採取回想錄的形式，記憶比較明確的地方寫得自然會詳，記憶比較淡薄的地方寫得自然會簡略。這樣，文章便會流為是斷片的，但也只好聽其斷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像進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觀化起來，寫成一部小說，但那樣反會減少事實的真實性，同時是會發生出許多錯誤的。我將來假如有更適當的环境，能夠搜集得豐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參加過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革命的人能夠提供出些材料來，就像我現在一樣寫出回想錄，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時候一定可以寫出那樣的一部小說或者歷史。要寫出這部著作我覺得我自己是最適當的人：因為從廣東到廣東的那個巨大的波動，我是整個地參加了的。

這兒要從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離開長沙時寫起。要從這兒寫起的是因為從長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這一段落中我特別要紀念我的一位陣亡了的朋友。這位朋友雖然陣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陣亡了的將士一樣，除少數接近的個人之外，連他的名字都是沒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現在要大書特書地寫在我這篇回想錄里。我相信總不會是像寫在水上的一樣吧。但這不是說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說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这易朽的記憶中离析了出來，讓讀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种子随着風飛散到人間。

政治部到了长沙，驻扎在旧时的省議會。主任邓择生要經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参預軍事工作，因此政治工作大体上是由我在代理。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在准备着第二天办祝捷会，庆祝岳州的克服。在那天晚上要举行提灯行列。下午四点钟光景，大家正忙得来有了一个段落的时候，邓主任突然下了一道命令来，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和留守部，先遣队于当晚八时由长沙車站出發前进，留守部暂时留守在长沙。

从那連工作人員和夫役一道約一千人左右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來組成了先遣队，把所当需要的物品通統指配停当了；在六点钟的时候便指定了統率的人把全部的人員領向車站。

我和秘書李德謨也是屬於先遣队的。因离开開車还有两个鐘头的余暇，便偷了这个余暇到附近的澡堂里去洗澡。在那样三伏天气，到了长沙将近一个礼拜了，我們沒有洗过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气怎么也不能忍耐了。洗了一个澡真是异常的舒服。走出街头来正打算坐人力車赶到

火車站上去，但是人力車夫已經罷了工了。因為已經七點鐘，提灯行列开始了，車夫工会的工友都是要参加的。街上的人也逐漸拥挤了起来，即使有人力車，也到了碍难通行的地步了。到这时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向导，拚命地向火車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車站門口的时候，俄顧問的翻譯紀德甫和几位部員向着我們簇拥上来，异口同声地叫着：

——“啊，你們到那里去了？邓主任在大發雷霆——說要槍毙你們呢！……”

看表也只好七點半鐘的光景，离开車的时刻还有半个鐘头，这發怒的原因使我一时摸不准确。

紀德甫是要时常跟着俄顧問的，他也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他們——邓主任、俄顧問和他——是七點鐘到的車站，看見先遣队的人員都已經上了車，以为我和德謨一定会立刻到的，便把開車的时间提前了半點鐘。这个情形我們自然無从知道，而我們在洗澡，他們也無从知道。就这样在時間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点齟齬。

匆忙地赶上月台，在昏蒙的电灯光中看見在最后一架車廂的門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邓主任，他的頸子是硬擎着的，头是照常微微偏在右边。

——“到了嗎，唉？”他含着怒气的声音远远地在向着我們这一群人發問。

——“到了，到了，”別的人替我們答应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沒有人力車的

話向他說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几声，把硬着的頸子微微地
点了几下。最后是說出：“好啦，我們開車啦。”

車是普通的三等客車，因为車上的电灯設備被北軍破坏
了还没有复元，車厢中只点着几盞馬灯，光度自然是很
暗淡的。俄顧問鉄罗尼坐在后面的一个車角上，他看見我
們上了車，便跑來拉着了我的手，很亲藹地用德国話向我
叫着：

——“Genossen K! Wie sind sie?”^①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国話來和他說了一
些。他們都退到一个車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覺得很有点
沒趣，就像做錯了什么事的小孩子一样，只好远远地退在
另一边的車角上去默坐起来。

不一会火車也就开动了。在昏暗中把駐扎得还不上一
个礼拜的长沙留在了我們的后面。

^① K 同志，你是怎么了的？

二

車廂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样暗淡。夜以繼日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求有功只想無过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想要偷閑去洗个澡，竟鬧出了这样大的笨事。洗了澡后的舒服已經被趕向車站时所跑出的汗水冲洗干淨了，而在精神上还遭受了一次“槍斃”。一些沒趣的只想向自己發怒的简单的念头在腦中迴旋着，迴旋着，自己不想向別人說話，別人也沒有人來向自己說話。

火車跑了大約两个鐘头的光景停止着了，已經到了目的地的汨罗。

在昏暗中又下了車，車站的情形是怎样，并且是在那一个方向，都摸不准确。天上沒有月光，連星星也都沒有一个。主要的几个人借着馬灯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坟台上，坟台是石板面就的。在那兒規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传出去了。当晚就地露营，明天清早六时向目的地出發。

鐵道旁边不一会便生起了几堆火来，是准备夜飯的，部队忙着出發，連夜飯都还没有用。

邓主任的怒气似乎还没有解息，他依然沒有向我說話。平时他对我比較是开心見腸的人，这回却好像成了木雕的哼将一样。突然的出發究竟为的是什麼？岳州已經克

服了，火車不日便可以开到岳州，为什么我們要赶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鐵路而是指向东北，并且也不当大道，連普通的地圖上都沒有路綫。我們最后的目的地究竟是在那兒？我們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些他对我全沒有說明，也沒有对我說明的意思。我觉得他对我沒有这样严守秘密的必要。就是在車站上略略誤了一下鐘点（其实离开車前还有几分鐘），也不應該有那样长久不解息的怒气。我自己私自怨艾的念头也掉过来在对着他表示不滿了。

胡乱地在露天中用了夜飯，因为天黑，又因为明朝一早便要动身，各人用的行軍床都来不及取出。鉄罗尼顧問和邓主任和着衣裳便倒在那石板面的坟台上睡了下去。我很惊异，同时也很佩服，怎么在那样硬的地方可以睡？紀德甫、李德謨和我，在这时从他們的身边走开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覺的地方。我們有不約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个柔軟的地方来睡。

一处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几株树子罩着，在馬灯光中照明出来，显得异常幽雅。我們便把这兒选定了。德甫把自己背着的雨衣解了下来鋪在草上，德謨也从邓主任的护兵手里找了一床广大的龙鬚草席来鋪陈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像是坐上了鋼絲床的一样，坐起了一个深窩。不一会大家把圖囊来做了枕头，睡下去了。

德甫对于这次出發的动机和目的是很明白的，他睡着把情形告訴了我們。

原来就在那天午后，在总司令部开了一次秘密的軍事

會議。我們的突然出發，便是在會議上決定的。因為平江、通城方面的第四軍接連地得到了決定的勝利，敵人全綫退却，岳州是不攻而下的。敵人最後的殊死戰大約是在汀泗橋、賀勝橋一帶。這最後的抵抗如被冲破，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這樣情勢之下，我們在軍事上要與吳佩孚爭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第八軍爭取武昌。湖北的政權不好落在唐生智的手裡。我們現在所取的路綫便是要去抄截唐生智，從弦綫上去追蹤第四軍。因而我們的目的地總是在通城以北，武昌以南。

這樣一得到了說明，我才好像見了天日的一樣，在這次的出發中頓然感覺了無限的趣味。因為這兒包含着一個賽跑的競爭心，而我們自己是這賽跑的選手。

說了一陣，因為疲倦，又因為草地的軟和，不知不覺也就睡熟了。第二天清早由喇叭的聲音喚醒起來的時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濕透了的。草席不用說也和水裡浸過的一樣。這個謎的解釋自然是不用費力的。因為草多的地方，地面太松，由那兒所發的濃重的蒸氣，在下半夜退了涼後，通統結成了露水。到這時才明白那本是騎兵將校出身、在革命戰役中受過好幾次傷的俄顧問，那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在第四軍做過團長的鄧主任，為什麼要選擇着在堅硬的石板上睡覺的原故。沒有軍事經驗的人，連睡覺都要迂闊得鬧出笑話來。不過還好，從廣東出發以來也算經過了一月以上的鍛煉，雖然在那夜露裡濕睡了一夜，身上卻也沒有睡出什麼毛病。

三

过汨罗江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并不宽，水也很浅。疑心到屈原何以会在这兒淹死。清早的太陽灿烂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浅山中，騎在馬上，做出了这样的一首旧詩：

屈子行吟处， 今余跨馬过；
晨曦映江渚， 朝气滌胸科。
揽轡憂天下， 投鞭問汨罗：
楚犹有三戶， 怀石理則那？

政治部从广东出發仅仅备了两匹馬，是邓主任和俄顧問的代步。到了长沙又添購了两匹，于是乎我和紀德甫便也有騎馬的份了。我騎的是一匹老白馬，是从长沙那一座面坊里买来的。那馬老先生异常馴善，循規蹈矩地总不肯走前头，只接在別的馬屁股上“夫子步亦步，趨亦趨”。但我那时还没把馬騎会，就坐在那样的馬上，憂的与其是天下，倒宁是馬下。我最怕的是那騎兵顧問和团长主任，他們騎的馬既比較优秀，而他們一高兴起来总愛放点小跑。这样的情形便逼着我不能不采取人道主义的方向，我的馬多是讓給別人騎，或者用去馱行李。但是做起詩来，却不

免把自己夸张成为了英雄。

渡过汨罗以后的情形便不大记忆了，每天都是在山里面走，走的都是一些很狭隘的小路。特别在入了湖北境界之后，山多是一些童山。路过的村庄都异常凋败。天气热，人多，又没有军队式的组织，行动异常缓慢。就那样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三天中，每天都在从新编制先遣队，把赶不上的人和沉重的行李都留在后面，尽能跑路的和比较重要的人挑选着往前走。说也奇怪，我的体力，尤其是脚力，在那时候不知怎的，真是特别的旺盛。我多是跑路，但我每天都在打前站，每到一个站口，总是我先到，便去替大家找宿营和中休的地点，有时还要为大家烧菜煮饭。因为从广东带来的火夫们，扛着几口大铁锅和食具，在汨罗车站出发后的头一天，便已经掉队了。

二十八日的下午四点钟，赶到了离崇阳不远的石城磯，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个人了。一方面在加紧赶路，但另一方面却又蹒跚了起来。在山里跑了几天，和左右两翼的军队都没有联络；不知道军事上的情形是怎样了。逐渐和前线接近，几时和敌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测度。天色还早，本来还可以赶路，但就因为这样的形势，我们的领导者邓主任便叫我们暂时在石城磯宿营。他和俄顾问两人骑马赶向崇阳去，待有他的命令来时，我们再定行止。

邓主任和俄顾问骑着马去了。在我的幻想里面，他们两位就像是两名勇敢的斥候。

我们便在石城磯宿营。那是小小的一个村落，只有二